

目 錄

右派分子陳國慶的反動言行

- (一) 反對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丑化共產黨和黨員，向黨進攻…………… 1
- (二) 顛倒黑白，歪曲事實，攻擊黨的政策，挑撥黨和知識分子關係…………… 4
- (三) 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並為右派分子開脫罪行…………… 6
- (四) 夢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 7
- 附錄：愛惜研究圖書館學的人材，重視圖書館的研究工作（陳國慶等在政協沈陽市第二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聯合發言摘要）…………… 7

右派分子高風的反動言行

- 一、利用大鳴大放機會，猖狂向黨進攻
 - (一) 反對黨的領導…………… 10
 - (二) 捏造事實，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 13
 - (三) 攻擊幹部政策，反對工農幹部…………… 15
 - (四) 攻擊黨的政策，反對新社會…………… 18
 - (五) 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有計劃的…………… 20
- 二、解放以來的反動言行

附錄:

- 一、高風談宗派主義（高風在市政協小組會議上的發言）.....24
- 二、要整風就必須打倒宗派主義（高風在政協沈陽市第二屆
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27
- 三、“不能叫共產黨一黨包辦”（5月31日，高風向遼寧日
報記者發表的談話）.....32
- 四、三項提案37

右派分子陳國慶的反動言行

陳國慶，字助山，男，66歲，原籍遼寧省蓋平縣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1955年4月參加民革組織，1956年被推選為民革沈陽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任沈陽市文化局副局長，省圖書館研究員，市人民委員會委員、省人民代表。

(一) 反對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丑化共產黨和黨員，向党進攻

1. 解放後他對國民黨反動派念念不忘，存在着“正統觀念”，而對共產黨卻懷着刻骨仇恨，反對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他竟惡毒地說：“有的提出要吃烤鴨子，而飯店的經理都不知什麼是烤鴨子，我看現在情況是‘做窩頭’和‘燴豆付’的，還在領導着‘烤鴨子’的廚師呢，顯然這樣是會使工作更好的開展起來”，所以“黨不懂技術就不能領導技術”。以此攻擊共產黨對科學技術的領導。

2. 1957年4月，陳國慶引導朝鮮外賓到故宮博物館參觀，他對該館姜子彬同志說：“外賓對崇政殿所帖‘中華民族的發展（這裡說的主要的是漢族的發展）……’的語錄內容有大漢族主義思想，很不滿意”，（實際外賓不會提這種意見。）陳主張把它換掉。當時博物館負責同志對他說：“那是寫的毛主席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里的一段話，”陳竟污蔑“毛主席這段話本身就是大漢族主義，毛主席的話不對也一樣不能用。”陳國慶不僅污蔑攻擊毛主席的話，並有意識地破壞中朝的友誼。

3. 1957年5月在市政协大会上的联合发言中他说：“辽寧省圖書館的領導，还存在嚴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館長不熟悉業務，一切計劃只听凭兩三个人的主張”，“圖書館在文化部門中是一个科学机构，而圖書館的領導却把它百貨公司化了。”把党在工作中依靠群众發揮集体智慧，提合理化建議污蔑成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

4. 5月20日在市人委党組召开的座談会上他发言首先同意陈彦之的論点（陈的論点是：反对市人委党組、党委的整风方案，主張以检查宗派主义为主），接着說：沈阳市房子很缺，文娛場所更少，据检查房子还是很多，有的几个人住很大一座楼房，这就产生了少数人占有房子和多数人需要起了矛盾。当然不能說这些房子都是党员住的，但是党员居多数。这說明“党员有优越感和特权思想”，因为有这两种表現而造成宗派主义。“建議这次整风应着重从这两方面检查”。

5. 他对高級党员干部及其子弟，惡毒地進行污蔑和誹謗。5月20日在市人委党組召开的座談会上他說：“高級党员干部的子弟也表現了特殊”，育英小学和別的小学一切都不同，上学和回家都是坐汽車，去年組織夏令营时，他們都帶着比較多的錢，給苹果不吃，都去买西瓜吃，吃半个，扔半个。在群众中的影响不好，也影响学生們的团結，劳模子弟把他們吃剩下的苹果揀起來舍不得吃，并且說：“給弟弟妹妹帶回去”。

6. 他在各个文化工作會議上，歪曲事实向党進攻。今年春天大东区召开文化工作會議时，中共区委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視，他在大会上作报告說：“过去領導上不重視文化館工

作倒好，而現在重視倒不好啦。”在鉄西区文化館的会议上作报告說：“人民不仅需要肉体生活，而且也需要精神生活。”有一次故宮博物館丢失了文物时，他在大会上說：“丢了文物也是个好事，也是个坏事”。另一次故宮博物館召开獎勵大会时，請他参加到会講話，他反而歪曲說：“事先不知道开这样大会，是路过故宮避雨赶上开这个会（当时正下雨），叫我講几句话。”他在上述各种会上，有意歪曲事实，煽动群众，攻击党的領導。

7. 1957年5月20日在市人民委员会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說：“我参加革命工作已八年了，接触的党员很多，看来关系很不错，但没有一个是知心朋友。”“我几年来除办正事外向來不说心里話，党员說什么我都說对，而党员同志对我說話也是敷衍衍衍的”。他惡毒地誣蔑說：“共产党疑心太大，翻臉不認人”，“除了党员以外，誰說了也不算”。把共产党员丑化成“表面很热，內里很凉”。“怕接触党员”、“怕找我談話”、“怕汇报”、“怕因多說一句话，在人前暴露自己的思想本质”，并常說：“癩拐李，把眼挤，你胡弄我，我胡弄你”，把党员和他分成“人家”和“我們”，年輕党员同志抱着和藹的态度和他說話，反而認為“表面笑而心中是在观察我”。認為“人家”是有优越地位的，是有本錢的，啥事都好办。“如果我是个党员，不早就出息了嗎？”因此在去年周总理关于对高級知識分子政策的报告以后，認為这是一个“乘虛而入”的好机会，立即申請参加共产党，以做为自己攻击党的政治資本。

8. 在今年春天当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党员都要調走时，他認為，为所欲为的机会來了，表示非常高兴。在故宮博物

館說：“各民主黨派的共產黨員都得退出，現在王廣春（共產黨員）不在民革啦，本來我們是個黨派，中共黨員就不應在內，我們可以獨立辦事。”因此他主張民革發展組織要趁“這個時候能拉上就拉上去，誰說誰行誰不行，誰好誰不好……”。當有人問他，什麼樣人可以參加民革，他說：“什麼樣人都可以，只要不是現行反革命就可以加入組織”。這就是陳國慶招兵買馬的組織路線，極力為他創造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群眾基礎，達到他的政治目的。

（二）顛倒黑白，歪曲事實，攻擊黨的政 策，挑撥黨和知識分子關係

1. 在1957年5月市政協大會上與安文溥、佟濟生的聯合發言中他說：“宗派主義表現在領導與群眾之間，黨的年輕幹部與老年知識分子之間有矛盾。”解放以來，在圖書館工作的國內外大學和高等學校畢業的老年知識分子不在少數，只因為領導上不重視知識，不尊重他們，認為是腐朽的廢物，不給他們相當的工作，甚至有意無意的加以排擠，致使這些人都先後的走掉了，污蔑我們是“無知”和“不識貨”，蓄意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

2. 他在市政協大會上有意識的顛倒黑白，捏造事實，把圖書館對葉蓮、金景芳、宋蔭谷等人的工作安排說成是“黨對他們排擠”。“只因為他們和領導的主張不同，竟使用粗暴的方法打擊他們，使他們無法干下去。”以此煽風點火向黨進攻。

3. 1957年春，在遼寧省招聘委員會登記高級知識分子的時候，陳國慶借省圖書館支部開會的機會，就政府招聘知

識分子問題向楊夢雄同志煽動說：“雍齒尚且封侯，何況我輩！”“大家別淨往好處想，誰當官也就算當官啦，沒當上也別想當，有幾個當官的門面也就夠了，哪有那麼多的官給你做”。陳國慶身為文化局付局長，不去宣傳黨的政策，却有意的污蔑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說有幾個當官的門面也就夠了，煽動舊知識分子對黨不滿，攻擊黨的領導。

4. 遼寧省圖書館有宗派主義在作祟，養不住知識分子。他在市政協大會上聯合發言中說：“金景芳曾說過這樣的話：圖書館是不用人才的。現在還有一個部主任，到圖書館工作二、三年了，無日不想離開，有人問他：‘你不想做圖書館工作嗎？’他說：‘我做圖書館工作也行，但是卻不願在遼寧省圖書館工作。’這是什麼道理呢？為什麼遼寧省圖書館養不住知識分子呢？我們看這就是宗派主義在作祟”。“圖書館從成立以來，雖然有研究員的名目，可是始終不讓他們作研究工作，而其他有專長的幹部，亦多不是適材適所的使用，很長時間都是哪用哪去，做一般的工作，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5. 沈陽解放後，黨對他非常信任，給他很重要的工作，他不但沒有轉變階級立場，感謝黨對他的安排和信任，反而歪曲黨的寬大政策。心懷鬼胎，懷疑多端，怕過些時候辭退了他們；怕因參加過國民黨而歧視他和處理他。工作中不負責任怕出錯誤沾包，“用一種給別人干活的思想來做工作”。對他反革命女婿何書元（國民黨合江省黨部書記長）被鎮壓，認為何書元是個“時代的犧牲者”，表示悲傷惋惜。

6. 在調整工資的時候，文化局文化科某同志向陳國慶匯報文化館調整工資的情況，有的同志對工資增加的不多有

些意見，他借此歪曲黨的工資政策說：“又叫馬兒好，又叫馬兒不吃草。”有一次他手拍着市文史館沈延毅館長的肩膀說：“高風、陶心源等人政府剛由坑頭上提出來，就給他們那麼高的待遇，我們參加革命工作幾年了，還不比他們高多少”，煽動沈對黨不滿。

(三) 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並為右派分子開脫罪行

1. 支持右派分子，並為右派分子打掩護。當右派分子陳彥之在市人委黨組召開的座談會上大肆向黨進攻時，他發言中首先同意陳彥之的意見。右派分子高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在人民群眾中遭到回擊時，他還不止一次的在省直屬支部座談會上省圖書館支部組織生活會上說：“高風是為了取得少數落后人的歡心，於是便採取了‘標新立異’‘獨出心裁’‘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態度，”意思是說高風並不是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力為高風的反動言論辯護，並去安慰高風，叫高風要“沉住氣”。

2. 在民革整風領導小組會上和一切反右派鬥爭會上陳國慶抱着徐庶進曹營的態度，有一次他對別人說：“我什麼也不鳴，什麼也不放，因為講真的不好講，講假的自己又不是代表人物，對下邊不好，所以盡量不參加各種會議”。在右派分子高風的反動言論遭到駁斥後他說：“我這樣大歲數了，可不能走錯一步啊！”意思是批判高風的人是走錯了。

3. 在民革省整風領導小組的一次會上研究如何深入開展反右派鬥爭問題，同志們都積極想辦法提出深入開展反右派鬥爭的意見，當時吳家象主張“誰有興趣誰搞”，而陳國慶立即插咀說：“徐乃淳有興趣，叫他搞。”把嚴肅的反右

斗争說成是兴趣問題，打击別人参加斗争的積極性。

(四) 夢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發， 資本主义在中國復辟

在1956年冬，匈牙利事件最緊張之際，一天上午市文化局宿然同志因一件文物工作去請示陳國慶，當時他說：“還辦理文物事呢！世界大战快起來啦！”還對高志嘉說：“我們旧社会過來的人，如果遇着變動，立場不免就成問題”。他“幸災樂禍”地幻想世界大战爆發，希望中國來个匈牙利事件。

附錄：愛惜研究圖書館學的人材 重視圖書館的研究工作

(陳國慶等在政協沈陽市第二屆委員會第
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聯合發言摘要)

我們都是在遼寧省圖書館工作的。在配合向科學進軍的任務上，圖書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只是因為領導上長期存在着較嚴重的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作風，以致阻礙了圖書館事業的開展，很難完成配合向科學進軍的任務。

宗派主義表現在領導與群眾之間，黨的年輕幹部與老年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圖書館收藏大量圖書，是人類知識的總匯。在文化部門中，是一個學術機關。而圖書館的領導，却把它百貨公司化了。買進貨物，分類上架，供應主顧。認為這樣，圖書館的任務就算做到了，這里头並不需要什麼學

用知識。從解放以來，在圖書館工作的國內外大學和高等學校畢業的老年知識分子，不在少數，只因為領導上不重視知識，不尊重他們，認為是腐朽的廢物，不給他們相當的工作，甚至有意無意的加以排擠，致使這些人都先後的走掉了。如叶連同志，曾在中等學校當過多年教員，數學更為擅長，而圖書館認為他無用，把他派到收發室里收發號牌。他以後轉到某中學校至今還是一個很好的教師。又如研究員金景芳、宋蔭谷在古典文學上都有相當的造詣，只因為和領導的主張不同，竟使用很粗暴的方法打擊他們，使他們無法干下去，後來到長春人民大學都認為是很好的教授。這種例子還有，我們不再多舉了。對這些人，領導上如能幫助他們改造思想，利用他們的知識，在圖書館能夠起相當的作用。金景芳曾說過這樣的話：圖書館是不用人才的。現在還有一個部主任，到圖書館工作二、三年了，無日不想離開，有人問他，你不喜歡作圖書館工作嗎？他說，我作圖書館工作也行，但是卻不願在遼寧省圖書館工作。這是什麼道理呢？為什麼遼寧省圖書館養不住知識分子呢？我們看這就是宗派主義在作祟。

現在國內各種建設事業突飛猛進地發展起來了，對於圖書館的要求更提高了，配合向科學進軍的任務是相當繁重的。只因為我們的水平不夠，所以對這一工作，尚遲遲未能很好的開展起來。但是圖書館的新領導黃格同志，還是說：我們圖書館不需要什麼專家，只要有能知道書目的人就夠了。

圖書館從成立以來，雖然有研究員的名目，可是始終不讓他們作研究工作，而其他有專長的幹部，亦多不是適材適所

的使用，很長期間，都是哪用哪去，作一般的工作，直到現在還是這樣。這種對人員的使用安排上嚴重的矛盾，不但使研究員的情緒消極，都希望調轉工作。而且就國家的用人上說，也是一種浪費。

遼寧省圖書館的領導，還存在着嚴重的官僚主義作風，表現在館長不熟習業務，又不能深入各部、組考察研究，一切計劃听凭兩三個人的主張，而這兩三個人，又都有着很濃厚的個人英雄主義，各人有各人的主張看法，很難統一。幾年來所有館內的事情如：組織機構屢改、幹部調動頻繁、書庫、辦公室經常搬家，以及年度計劃的不能固定等等現象，全是這個原因。所說的依靠群眾提合理化建議，只不過是走走形式罷了。

（原載1957年6月11日“沈陽日報”）

右派分子高風的反動言行

高風、又名麤塵，男，65歲，原籍遼寧省義縣人。奉天兩級師範學校畢業。1956年6月參加民革，并被選為民革沈陽市委員會候補委員。現任政協沈陽市委員會駐會委員。

一、利用大鳴大放機會，猖狂向党進攻

(一) 反對黨的領導

1. 叫囂“必須把人、黨、權三者分開”，陰謀取消共產黨的領導。1957年5月31日，高風向遼寧日報記者發表談話，大叫大嚷，誣蔑國家大事是“共產黨一黨包辦”“一意孤行。”他說：“入了黨就有了權，權黨不分”。又說：“現在無論什麼機關，都有黨、有團，不僅有黨，而且黨一切都說了算。黨和權不分了，有黨就有權，有權的人多半是黨員。有的機關制度上是行政首長負責制，但事實上還是黨說了算。有的實行黨政工青共同領導，假如僅僅行政是非黨員，也只占四分之一，實際還是黨說了算。一切有職有權的領導几乎都是共產黨員，有的沒有能力，干不了也干，只有大學教授、工程師之類共產黨員實在無法干的事才叫非黨人士干，干得還不愉快。黨掌握了政權，就有人會想：我是黨員，我就該有權。把他個人、黨和權看成三位一體了。這就是宗派主義為害最大的根源。因此，必須把黨、權和個人三者分開，叫黨不能干涉行政事務。必須改變這種根本制度。”他又說：“我的意見：在今天社會發展的形勢下，國家大事不能叫共產黨一黨包辦，要切实執行統一戰綫政策。

如果共产党一个党包办，就沒有互相監督，容易一意孤行，自掘坟墓。共产党提出方案，和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的作法，中央是执行了，但下边可不一定。拿沈阳市來說，有的事是不协商，有的事只走走形式。因此，这种情况必須迅速糾正。”

2. 辱罵共产党員，誣蔑共产党員 “比日本鬼子还可怕”。高风向辽寧日报記者发表談話时說：“清朝怕官，伪滿怕日本人，現在怕党团員。”“有人注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我認为縱有官僚主义而沒有党团員撑腰，为害也小。清朝有人怕官，沒有人怕主观主义，而最怕的是‘宗室覺罗’、黃紅帶子、那怕是一个孩子也令人害怕，而不敢惹。伪滿怕誰？汉人当官有多少人怕？但見着日本人誰都今天怕怕，他不是官，也不是怕他主观主义，怕他的是：日本人。誰？第一是党員，第二是团員，第三是投机分子。如果是一个大学校長、院長，不是党員，就沒有人怕他，而另一个小職員，却有失禮他，因為他是党員，党員就有威，如果校長、院長不是党員，就沒有人敢和他辯論，校長、院長对他部下的党員却裏訛七分。投机分子以为現在入了党团，就象清朝入了旗，伪滿学了日本話，軍閥时代入了軍籍，国民党时代入了国民党。解放后，我在沈阳第五中学当校長时，有一名学生是团支書，他就瞧不起我，叫我“老封建”，平常不理我，有时竟可以支使我。他不是官，也不能官僚主义，那么，凭什么支使我？因为他是团支書，我怕不听他支使就是反对党、反对团。那时，我曾参加一个討論学校和团的关系的座談会，会上有的校長反映：老师在課堂上講課，有的团員在下边記，不是記筆記，是專挑老师小尾巴。这是上級給

他的任务。而团员报告上去，就是积极份子，入党甚至升官都快。因此教员怕学生，当时主持会议的团市委书记申之澜同志正颜厉色说：“团员应该记，团员有权监督老师”。团如此，党就更不用说了。”他在市政协小组会上还说：“我们正谈话时，进来一个人，大家就不谈了。他是官吗？不是，他是党员”。“我说官僚主义不可怕，怕的是党员”。“旧社会的官，作威作福，人们见了害怕，共产党的官员其实还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党员，我说怕党员也看他是什么人。城市贫民就不怕，天下穷人是一家。怕的最厉害的是知识分子。”

3. 诬蔑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党，说：“墙是共产党修的，拆墙是共产党的事。”高风在今年5月底召开的政协沈阳市全体会议上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联系，主要是由宗派主义决定的，别的是小事情，我做个估计，官僚主义占20%，主观主义占10%，宗派主义占70%。”竟说：“有人说：墙是两面修的，要两面拆。我说墙不是两面修的。谁修的？共产党修的。比方我们同院的邻居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家，我们希望得到有钱人家帮助，给他干点活，他和我们说句话，我们都很高兴。可是有钱人家嫌穷人家孩子脏，怕穷人家孩子跑到他客厅里去。他就要砌墙，分成两院。穷人不敢砌，如果砌了，有钱有势的人如不乐意，还不给扒了吗？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对党认识不够。后来形势变了，我们都愿意和党靠近，既盼靠近，还能自己砌墙吗？北京紫禁城，是皇帝修的墙，把老百姓和皇宫隔开。这是皇帝砌的，老百姓怎么敢拆。皇上如果不吐口拆，老百姓才敢动手拆，现在的墙是共产党砌的，首先要共产党拆。如果拆不动，找人帮一手，我们是愿意帮忙的。”

他对辽寧日报社記者发表談話时，更惡毒的說：“因为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就有的黨員有：‘江山是自己打的’的优越感，再加上投机分子的协助，于是党与党外就砌上了牆。当然，工人、农民、特别是工人，和共产党没什么牆，共产党还是他們的大恩人呢。工商業者和共产党就有牆，知識分子和共产党中間也有牆。这牆大的如万里長城，其次的牆高数仞，也有的仅是及肩，还有的只有牆基了。在今天來說，牆基本上都是共产党修的。解放当时，因为有人反对共产党，还有人不了解共产党，那时的牆可以說是一面兩面的，甚至有非党人一面修的。以后，随着非党人的進步，对共产党認識的提高，形势的变化，自然就把自己这面牆拆了，沒有牆当然也就不砌了，愿意和共产党靠近了。而有的共产党员却被胜利冲昏头脑，驕傲自滿、盛气凌人，于是由被动变主动，砌起牆來了。所以今天拆牆是共产党的事，我們帮一手是可以的。这就好比北京紫禁城是皇帝修的牆，把老百姓和皇帝隔开。这是皇上砌的，老百姓怎么敢拆。皇上动口，老百姓才敢拆，也愿意拆”。

兩 (二) 捏造事实，挑撥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

高风在今年五月底召开的联共沈阳市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中，竟污蔑我們党不重視知識分子，对待知識分子和旧社会沒有兩样。他說：“我們这些知識分子，在旧社会是不被重視的，所重視是有錢有勢的，穷教員更沒有重視了。記得有一个北关中学教員犯了病，大兵罰他跪到天街，又來个查夜的看到了問他是干什么的，他說是中学教員。这个查夜的听了就对着那个大兵說：‘啊！孙子輩的。’

他去罢！’抗战时期我在四川流浪，听人有二机二教之說，我不明白是坏主义，有人解释說：二机是开飛機的司机和开汽車的司机。二叫是教員和叫化子。因为司机最有錢，而教員穷的象个叫化子，真是可憐！解放后，我們知道了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不但放心了，而且也有希望了。但是雷声大雨点稀，有些党員不象是忠誠地执行政策，在报告时說什么‘知識分子兒！’、‘大学畢業兒！’‘当学生兒！’这类令人难听的諷刺。我虽然是个半知識分子，但当时听了那样的口气也感到不舒服。到了周总理发表对高級知識分子报告之后，知識分子的心又死灰复燃了。”他在市政协大会上还說，現在知識分子“被輕視、歧視者还在不少。提升是不可能，更談不到有职有权。最可憐者是失業的旧知識分子，有的还住在破庙，无被无衣，賴人周济以生活，得食无路，报國无由。飽汉要知餓汉飢，希望党政注意。我們在座的同志注意，現在有很多新貴了，有的連升三級有的青云直上了，但是我有一付旧对联，形容高官和小吏的差別，这对联是：上联是‘大人大大大人上三十三重天給玉皇盖瓦’；下联是‘卑职卑职卑卑职下十八层地獄替小鬼挖煤’。現在有旧知識分子还有欲挖煤还怕他是特务而不得用呢！可憐！可憐！我希望現在盖瓦的人給他們一点挖煤的机会吧！”

高风在向市政协大会提出的提案中說：“失業的知識分子沒有貢獻力量的机会，甚而增長了不滿情緒，流氓、盜竊、奸淫、違法乱紀者日漸增多，失信、欺騙、賭博、娼妓等道德墮落現象日趨顯著”。按他这样說法，失業知識分子的前途就是走上墮落犯罪的道路，这不仅挑撥了党、政府和知識分子的关系，而且侮辱了知識分子。他还說：“政府不

該舍近求远招聘那些不会念經的和尚和特务分子”。說那些人是“哭也講不好古典文学的老师 and 不敢見学生的校長。”在这里，他攻訐了政府的教育工作，污蔑了外地知識分子，也挑拨了知識分子之間的关系。

(三) 攻击干部政策，反对工農干部

1. 高风大罵党員干部是“新貴”，叫囂“唯才是用”。高风在市政协大会上发言中，極端惡毒地污蔑攻击了党的干部政策。他說：“党团員很多是連升三級，非党团員有的还降級停职。不問能力如何品質如何。这不是‘天下为公选賢与能’乃是‘天下为咱选党与团’。从評定工薪上來看吧！同样的职务党团員可借口有德而增薪，非党团員自然是缺德而酌減或不动了。这不是按劳取酬的，乃是靠党穿衣靠团吃飯。”又說：

“一入党团声价十倍，非党人士众毀所归。党团員又有种种物資上的优待，真是名利双收。吃苦虽不在后而得利确是在前了。个别党員的父母子女可以送到医院溫暖地过冬，而非党員还有父母弃养，兒啼飢妻号寒的吧！一人成佛九族升天，这是老吾老不及人之老，幼吾幼不及人之幼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成功后自己有特殊的享受嗎？不是吧！”还說：

“在前清專制皇朝时代，皇子皇孙入的是皇學。后来有了維城小学、八旂中学和貴胄法政。專門培植黃紅帶子附帶一些汉軍旂人，现在有党团員及其子弟所入的育才小学、实验中学、速成中学、各党团干校。非党人的子弟入这类学校的机会很少吧！我們的科学技術要在十二年內接近或者赶上世界先進水平，这是何等偉大的計劃。听到后如何的兴奋，我們都切盼着把國內成績卓著的教授、講師、工程师、至少大学

畢業的高才生送出國外研究，以期尽可能地提前實現！但是選派留學生並不十分重視學識技術的基礎，所重視的是黨團員。竟是送了些平凡的黨團員的中學畢業生，到外國還得補習普通課，不知道他們要多少年能趕上世界上先進科學水平！而非黨團員的國內知名教授和工程師們縱然再有三二年的深造就可能趕上世界科學技術先進水平，也很难得到出國的機會吧！這便是欲速難達吧！我本打算希望在生前看到我國的科學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也借光自豪一下，看了送出國的留學生多半是平常的中學生，這便使我失望了。”

接着，他就提出了“唯才是用”的反動主張，他說：“要執行唯才是用政策，反對是黨就用。”“行政機關應堅決執行唯才是用的政策，要以才為主。能干什么的就干什么，不行的就不用。必要的時候可實行考試制度，合格者採用。在這裡，絕不能分黨員和非黨員，行政人員絕不宜是黨就用，不是黨就不用。就是有八十年黨齡，也得不能當教授就當教員，不能當教員就當工友。不論那一個機關，一個黨員沒有也行，全是黨員也可以。”

2. 攻擊工農幹部。高風對記者發表談話時說：“黨員多是工農出身，文化水平低，學習馬列主義也領會慢”。又說：“現在是建設，過去革命的一套，許多用不着了，需要新的知識了。”竟說什麼：“一切有職有權的領導幾乎都是共產黨員，有的沒有能力，干不了也干。”在政協沈陽市第二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他又說：“主觀主義主要是由於文化太低，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學好而造成。黨團員是以工農兵成分者居多。他們雖有許多優點，然而文化不夠也是事實。例如還有個別領導學習的幹部還說“八個文件”和“百

家爭鳴”呢，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政策能學通嗎？辦事能不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嗎？如果他是黨團員而又給他一個不能勝任的官做，他的主觀主義便有發揮的場所了。所以就是大害中以宗派主義為罪之魁禍之首。”他更惡毒的說：“有人說不會可以學，可以鑽，一年不會兩年，兩年不會三年，我贊成。但是不能在不稱職的崗位上鑽（能力差不多的還行），可以到學校里鑽，或在稱職的崗位上鑽，鑽好了再來干，再提升。否則，就不僅會給工作造成損失，而且一定會產生不懂裝懂的現象，使別人的積極性得不到發揮。試想：大學剛畢業的學生甚至沒有大學程度的當系主任怎麼能行呢？九一八以前我在沈陽第一高中當校長時，教員全是優秀的大學畢業生，那有象現在這種情形：初中畢業教初中、高中畢業教高中，過不多日子又當起教導主任、校長來了！”按照他的“唯才是用”的反動主張，叫黨把工農幹部要“撤掉”。他說：“黨員多是工農出身，文化水平低，學習馬列主義也領會的慢。過去革命的一套許多用不着了，需要新的知識了。按照唯才是用的原則，勢必要把革命有功的人撤下一些。但功勞要酬，恩要報。怎麼酬報呢？國家可以撥一筆經費，作為革命酬勞費。同時還按他們的工作給與黨外一樣的應得的工資。如果有領袖欲怎麼辦？可以給他們設虛銜，但不管事。總之，不能象現在，不稱職的，只憑黨員當官，而且什麼都管。辦事的人就要稱職，就要有職有權。”6月1日，高風在市政協另一個小組會議上又說：“百分之七十新黨員是投機進黨的，也沒經過整風，在下面亂來。而對於那些革命有功的人，他們能做什麼呢？他要名譽可以給市長、廳長，要待遇可以給錢，但就是不要在擋害，那怕我成天給

他下跪作揖都可以”。

(四) 攻擊党的政策，反对新社会

1. 攻击統战政策。高风为了达到他的反党目的，極力挑拨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他把党說成是宗派主义的，叫囂“要整风就必需先打倒宗派主义。因为他是发生滋長矛盾的主要根源。”他進一步污蔑党的統战政策。他在政协沈阳市第二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說：“統一战綫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毛主席非常重視，但有些党团員对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宗教界的愛國人士滿沒瞧起，甚至敌視，而公安人員还有令民革成員按反动党团登記者。这是走蔣介石的路綫要一党門政消灭杂牌軍。要念念有詞祭起宗派的法宝斗倒統战的法宝。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革命和社会改革建設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要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飛鳥还未尽有人要藏弓了。”

2. 攻击农業合作化政策，挑拨工农关系。高风在政协沈阳市委员会大会上发言說：“农業合作化的优越性連八十岁以上的老农都万分承認，但有的因为干部无能蛮干，把良法善意付諸流水。甚至于使农民遭到飢荒之害。請調查一下这些干部还是有經驗的老农多，还是沒經驗的党团員多，这不是农業高潮，而是农業高草之嘆，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他这样誣蔑了农業合作化运动，还不以此为滿足，在大会提案中，他更進一步說什么“农村生活与城市悬殊，是現存的最大矛盾”，說什么“农民生活困苦，生产不積極”。“影响工农联盟”。并且挑拨地說：“革命是为最大多数人民謀最大幸福，农民占我國人口总数的80%以上，而处处得到优待的并

不是农民，这不能不算是最嚴重的矛盾”。說我們党对农民是“飽汉不知餓汉飢”。接着他就提出荒謬主張：“酌減定購农产品数量，使农民有农产商品在自由市場以較高价格出售”，其实質就是要取消統購統銷政策，使資本主义在农村自由泛濫，从而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使資本主义复辟。

3. 攻击公方代表，反对公私合营。高风說：“贖买政策受到資本家热烈欢迎，才敲鑼打鼓請求合作。資本家的進步可見一斑，該如何鼓舞他們的愛國热情，使用他們才能和經驗，但是合营后权在公方，在党团员之手，只看到他們从前的短处，而沒有看到他們飛躍地進步。于是对私方人員輕蔑、侮辱、打击、呵斥无所不至。而党团员有德之人不与焉。这不是公私合营而是公合营私。”

4. 攻击司法制度，誣蔑人民法院是“御用法院”。高风說：“人民犯法一律坐牢，憲法上也有規定。而个别党员犯法时，检查官就說：‘孙偉是國家一級干部，处理案件与一般群众不同’。这是党员特权呢？还是刑不上大夫呢？不錯，法律是有特权的。清室皇族有特权，在金殿上杀了人也不过降一級。帝国主义对我國有过治外法权，美國兵强奸了中國大学生也得由外國人審判，而逃法网。美國兵杀了台灣中國人的官吏，也得由美國处理而告无罪送上飛機回國。而孙偉是不是照旧逍遙法外，支薪在职操权呢？难道我們这人民法院实质上也是專門保护党员御用的法院嗎？难道我們的法官們也要学习專制皇朝和帝国主义嗎？”

5. 攻击肅反运动。高风說：“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是我們党的政策。但是在执行的人（党团居多）有些是違反了政策，強調大胆怀疑，看成草木皆兵，罪疑唯重，无情斗争，冤枉

了不只是一个好人。不調查不研究，只要有一个人年齡大一些做事年限多一些，或者有人誣報一下，就認為是反動分子，在職的停了職而且傳訊審判，變相施刑。到今年已經七年多了，還有很多沒有結案，等于判決為無期嫌疑犯。這不知是學習那國法律。請調查統計公布一下這些含冤莫訴的人有多少？黨團員占百分之幾？這不是‘不反亦肅有錯不糾嗎？’

6. 攻擊新社會。高風懷着對新社會的刻骨仇恨，把新社會說成是一團糟。如他在政協沈陽市第二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委員會上提出的提案中說：“舊道德幾乎全被打倒了。新道德呢？人們也常說到新社會道德品質如何如何。但是內容都是什麼？德目是什麼？怎樣宣傳的、培養的？效果怎樣？大家看看現在的和家庭的道德吧！爭權奪利，打擊報復，忘恩負義，寡廉鮮恥，遺棄父母妻子，六親不認，奸污盜竊，違法亂紀，假公濟私……”，“童竊之多，早已超額打破紀錄了”。他在捏造了這些事實以後，便惡毒地歸罪於共產黨，歸罪於人民政府，歸罪於新社會。他說：“我們中國有句話語：‘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人放火’，外國也有句話說：‘母親們怎樣，孩子們怎樣’。”“所以要講道德必須先由大人講起，先從領導人的人、教育人的人身上講起，‘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他更認為，“我們要以高度文化的資格出現於世界”，“恐怕要如緣木求魚！”

（五）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是有計劃的

1. 聯絡人積極進行反黨活動。高風在政協大會期間，反黨活動十分囂張。休會期間，他把他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所謂腹稿，向他的同情者支持者以及部分接觸過他的委

員，進行了廣泛的宣傳。據調查証實，聽到過高風散布反黨言論的人不下二十餘人。他除了向各委員散布對黨不滿情緒以外，他還積極聯絡人拉攏人聯合簽署提出反動提案，在休息時間內，他到各委員住處，從事活動，動員了十四名委員同他聯合提出謾罵黨污蔑新社會的提案。

2. 蒐集反黨材料，煽風点火。在整風期間，高風認為“時機已到”可以借“大鳴大放”機會向黨進攻。他除了把他過去所積累的反黨材料加以綜合以外，還到處去蒐集反黨材料，煽風点火。如到沈陽市北關區的農業合作社，找一個候補社員（地主），對他說：“你們現在是不打腰了，”又對市政協委員舒澤深先生說：“你在北關區住了多年了，是‘老住戶’，你看共產黨這些領導人都有那些錯誤，都告訴我，我好給他們揭發”。他還對民主黨派成員說：“民主黨派是眉毛，特別是民革，還不是擺着給台灣看的，民主是口頭民主假民主，還不是共產黨說了算嗎？”

二、解放以來的反動言行

1. 恩將仇報，一貫反對黨的領導。沈陽解放以後，黨對高風是一貫重視和信任的。高風和全市廣大教師一樣，參加了學習，學習以後，政府派他為市立第五中學村校長，以後又提升為校長。高風本應該感謝黨和政府對他的重用，但他却恩將仇報，一貫反對黨的領導，在五中校長任內，反對黨的幹部政策和教師統一調配的原則，擅自重用一些政治不正確的人，工作不負責任，反對毛主席對學生要“三好”的指示。以後，黨派他當教育局修建委員會主任，他又因為該會不隨他的個人心願，心懷不滿，破壞同志團結。領導

上为了照顧他，又把他調回五中。当他不能实现他的反党愿望时，就坚决告老还家了。以后又在师范学院工作一个时期，因为那里沒有他的反党市場，終于又不干了。

2. 在五中当校長期間，称王道霸，頑抗党的各种政策。他反对党的干部政策和教师統一調配的原則。政府对教师是統一調配，高风却要采取“校長聘任”制度。当教育局不同意他的意見时，他就說：“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意思是不管政治面貌如何，能教書就行。高风在这种反对党的干部政策思想支配下，在使用教师上，随便提升政治面貌不清的教师当組長。如：他的親信助手，所謂“德才兼备”的好教师吳安林，系国民党吉林省铁路党部科長，他給提升为輔導組長；佟泉有是建軍头子，‘戡乱’部部長，提升为教学組長；范希珍是鞍鋼伪护厂大队長，也被提升为他給組長。鎮反时期都被逮捕法办了。在考核教师和干部方面，对他阿諛奉承溜須拍馬的，他就認为是順手得用的好教师好干部。常提建設性意見的教师，他就認为是挑皮搗蛋。他对待教师是非常傲慢的，也是官僚十足的。他在考察教师成績时，一貫采取極不負責的态度，有时他随便到課堂上溜一次，走馬观花，就武断地决定某位教师的好坏。他常吹噓說：“我会看麻衣神相，你們一舉一動，我就看出你們的好坏”。高风还一貫反对毛主席要求青年要做“三好”学生的指示。他对待学校的行政干部和工友一貫当私人奴隶使用，經常对他們以主子对奴仆的态度加以訓斥。如工人張連仲工作不随他个人心愿，高风則斥責說：“我說了不算，我要說了算，早叫你回家吃去了”。事务員高同志剛轉到第五中学工作，高风就对他說：“在我这里做事务工作，什么都得給我干，

連老師們的婚喪嫁娶，連‘保命壺’都得干。”高風還有意地歪曲鎮反政策，對反革命分子非常關心。鎮反運動開始時，他認為第五中學沒有反革命分子，當他的親信助手吳安林等人在鎮反中被逮捕以後，高風對黨和政府表示懷疑，當時曾叫工會派人到反革命分子家中去看看，表示慰問之意。高風為了掩護他的丑惡行為，鞏固他的領導“權威”，就故意地挑撥教師之間的關係，造成老教師和青年教師不團結。高風一貫是瞧不起青年人，他對青年教師的看法是“缺德少才”，不能勝任教學工作。在教師中高風給劃出兩派，從不接受青年教師對他的合理化建議，至於對青年教師的培養和教育就更談不到了。高風在五中一貫不執行黨的政策，他獨斷專行站在黨和群眾之上，當群眾不同意他這種做法時，他就以要求退休相威脅。經教育局領導上一再善意的幫助，高風始終不肯接受意見。

3. 在社會上，大量散布反黨毒素，煽動社會人士反黨。高風在退休期間，經常散布反動毒素，煽動對黨不滿的人向黨進攻，積極蒐集反黨材料待機向黨進攻。例如高風在街道居民委員會中，很少與鄰人往來，甚至是不來往。但他的門上客卻是車水馬龍，絡繹不絕，那麼他究竟干些什麼呢：有幾次高風拿出一種可憐相對他的老友周郁吾（第五中學老教師）和其愛人王泊如以及馬樹春等人說：“我在第五中學受團員團友的气，團員們老是監視我，教育局不信任我，我找的人都是文化很高的老教員，推薦給教育局，他們也不採用，這樣校長無法當了。在校內我對教導主任有意見，簡直不能干了，我就推病辭職了。”又說：“派出所對繆先生有懷疑，今天了解，明天開會，動員他交代歷史，把我恨環

了。”他这样的仇恨青年团员、团友和公安干部，并且对他的许多老友一再谈起这些事，我们就可想而知他在那里干些什么勾当了。在市政协召开的一次社会人士座谈会上，有的旧知识分子提出拟应政府的招聘，但没有证件怎办。高风立即带煽动的口吻说：“共产党就是教条主义，文牘主义，过去的教育局没有证件，他们（指党）就不行”。蓄意挑拨旧知识分子对党不满。高风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他的朋友们散布对党不满的毒素。1956年秋，高风到他的旧相识李文宝家中，李系民革联系的群众，要求参加民革，因历史问题，当时尚未弄清，未予批准，李当时对公安人员有些不满。高风看有机可乘，就大肆进行煽动。并愤恨的说：“公安人员一贯用这种办法来压制人民，非和他们干上不可，你把材料写好交给上级，告他一状”，并洋洋得意的表示出自己是政协委员可以给李撑腰。

附 錄

1. 高風談宗派主义

（高风在市政协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共产党的官其实还不可怕，可怕的还是党员”

高风委员在会上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关联，主要是由宗派主义决定的，别的是小事情。我做个估计，官僚主义占20%，主观主义占10%，宗派主义占70%。专制时代，清朝有人怕官，没有人怕主观主义。最怕的是“宗室党罗”、黄红带子，那怕是一个孩子，也令人害怕，而不敢惹。伪满怕谁？汉人当官有多少人怕？怕的人少，但见着

日本人誰都怕，他不是官，也不是怕他的主觀主義，怕他的是：日本人。再如，我們正談話時，進來一個人，大家就不談了。他是官嗎？不是，他是黨員。大學的校長、院長有的不是黨員，就沒有人怕。另外一個不是院校長，甚至於是一個小職員，可是有人怕他，因為他是黨員。我當校長時參加一個座談會，討論學校和團的關係問題，由團市委申之瀾同志主持，會上校長反映：老師講課，有的團員在下邊記，不是記筆記，是專挑老師小尾巴。這是上級給他的任務。他報告上去，就是積極分子，入黨甚至於升官都快。因此，教員講課時一言一語都要十分小心，怕學生記。申之瀾同志聽了校長的反映，正言厲色說：“團員應該記，團員有權監督老師。”申說完，再沒有人質問青年團員的不對了。這是怕誰，怕團。對團如此，對黨就更不用提了。我說官僚主義不可怕，怕的是黨員。如果教育部部長不是黨員，而僅有主觀主義，教授、院長就敢和他辯論。學院院長不是黨員而他的部下是黨員，院長就要讓他七分。不是辯不過他，因為他是黨員。舊社會的官作威作福、人們見了怕，共產黨的官其實還不可怕，可怕的還是黨員。我說怕黨員，也看他的是甚麼人。城市貧民就不怕。天下窮人是一家。怕的最厲害的是知識分子。

“我認為宗派主義是第一害，但有的報紙和報告中却不提或輕描淡寫。有的人是無意的，可有的人是想打掩護，這樣是對人民不忠誠不老实，對非黨人士進行欺騙。有的是無意的，他不是沒有宗派主義而是自己不覺。這樣人不要強調說自己沒有，該虛心聽別人意見。要考查事實，這才知道有沒有。就算他自己真的沒有，而旁人也不免那樣看，因為他

是黨員。他沒有設身處地當非黨員，沒有理解非黨人士的處境和心理。”

“牆是共產黨修的”

“有人說：牆是兩面修的，要兩面拆。我說牆不是兩面修的，而是一面修的。誰修的？共產黨修的。比方我們同院的鄰居是個有錢有勢的人家，我們希望得到有錢人家幫助，給他干點活，他和我們說句話，我們都很高興。可是，有錢人家嫌窮人家孩子脏，怕窮人家孩子跑到他客廳里去。他就要砌牆，分成兩院。窮人不敢砌。如果砌了，有錢有勢的人如不樂意，還不給扒了嗎？剛解放的時候，我們對黨認識不夠。後來形勢變了，我們都願意和黨靠近。既盼靠近，還能自己砌牆嗎？北京紫禁城，是皇帝修的牆，把老百姓和皇宮隔開。這是皇上砌的，老百姓怎麼敢拆。皇上如果要吐口拆，老百姓才敢動手拆，現在的牆是共產黨砌的，首先要共產黨拆。如果拆不動，找人幫一手，我們是願意幫忙的。”

高志嘉委員并給高風委員談話做了補充：“宗派主義，我給他起個名叫黨權主義。黨權主義一犯，別的主義就都犯了。一個黨員獨斷專行，就必然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今天黨是執政黨，不應再分家，應該一視同仁。現在把民主黨派看成是客人。共產黨的培養對象是工农兵，知識分子入黨不容易。”

（原載1957年5月28日沈陽日報）

2. 要整風就必須打倒宗派主義

(高風在政協沈陽市第二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代表：

在這次大會開幕的時候，黨委書記焦若愚同志要我們揭露矛盾幫助整風。因此，我就要在這方面貢獻一得之見。

為什麼要整風？是要全體黨員學會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整什麼風？整歪風，整邪風。歪風邪風從哪裏來的？大家都知道是從那三個壞主義來的。因此，要整風就必須先打倒宗派主義。因為它是發生滋長矛盾的主要根源。現在我們從以下個別的事實來對証一下吧！

從提拔幹部上來看吧！黨團員很多是連升三級，非黨團員有的還降級停職。不問能力如何品質如何。這不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乃是“天下為咱選黨與團”。

從評定工薪上來看吧！同樣的職務黨團員可借口有德而增薪，非黨團員自然是缺德而酌減或不動了。這不是按勞取酬的，乃是靠黨穿衣靠團吃飯。

從統戰工作上來看！統一戰綫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毛主席非常重視，但有些黨團員對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少數民族宗教界的愛國人士滿沒瞧起，甚至敵視，而公安人員還有令民革成員按反動黨團登記者。這是走蔣介石的路綫要一黨專政消滅雜牌軍。要念念有詞祭起宗派的法寶斗倒統戰的法寶。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在革命和社會改革建設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後還要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飛鳥還未及有人要藏弓了。

从待遇享受上来看！一入党团声價十倍，非党人士众毀所歸。党团员又有种种物资上的优待，真是名利双收。吃苦虽不在后而得利确是在前了。个别党员的父母子女可以送到医院温暖地过冬，而非党员还有父母弃养，兒啼飢妻号寒的吧！一人成佛九族升天，这是老吾老不及人之老，幼吾幼不及人之幼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成功后自己有特殊的享受嗎？不是吧！

从求学識和資格上看吧！在前清專制皇朝时代，皇子皇孙入的是皇学。后来有了維城小学，八旗中学、和貴胄法政。專門培植黃紅帶子附帶一些汉軍旗人，現在有党团员及其子弟所入的育才小学、实验中学、速成中学、各党团干校。非党人的子弟入这类学校的机会很少吧！

从向科学進軍上看吧！我們的科学技術要在十二年內接近或者赶上世界先進水平，这是何等偉大的計劃。听到后如何的兴奋，我們都切盼着把國內成績卓著的教授、講師、工程師、至少大學畢業的高才生送出國外研究，以期尽可能地提前实现！但是选派留学生並不十分重視学識技術的基礎，所重視的是党团员。竟是送了些平凡的党团员的中学畢業生，到外國还得补习普通課，不知道他們要多少年能赶上世界上先進科学水平！而非党团员的國內知名教授和工程師們縱然再有三二年的深造就可能赶上世界科学技術先進水平，也很难得到出國的机会有吧！这便是欲速难达吧！我本打算希望在生前看到我國的科学技術达到世界先進水平，也借光自豪一下，看了送出國的留学生多半是平常的中学生，这便使我失望了。

从司法上来看！人民犯法一律坐牢，憲法上也有規定。

而个别党员犯法时，检查官就说：“孙伟是国家一级干部，处理案件与一般群众不同”这是党员特权呢？还是刑不上大夫呢？不错，法律是有特权的。清室皇族有特权，在金殿上杀了人也不过降一级。帝国主义对我国有过治外法权，美国兵强奸了中国大学生也得由外国人审判，而逃法网。美国兵杀了台湾中国人的官吏，也得由美国处理而告无罪送上飞机回国。而孙伟是不是照旧逍遥法外，支薪在职操权呢？难道我们这人民法院实质上也是专门保护党员御用的法院吗？难道我们的法官们也要学习专制皇朝和帝国主义吗？

在肃反上来看！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是我们党的政策。但是在执行的人（党团居多）有些是违反了政策，强调大胆怀疑，看成草木皆兵，罪疑唯重，无情斗争，冤枉了不只是一个好人。不调查不研究，只要有一个人年龄大一些做事年限多一些，或者有人诬报一下，就认为是反动分子，在职的停了职而且传讯审判，变相施刑。到今年已经七年多了，还有很多没有结案，等于判决为无期徒刑。这不知是学习那国法律。请调查统计公布一下这些含冤莫诉的人有多少？党团员占百分之几？这不是“不反亦肃有错不纠吗？”

从公私合营上来看吧！赎买政策受到资本家热烈欢迎，才敲锣打鼓请求合作。资本家的进步可见一斑，该如何鼓舞他们的爱国热情，使用他们才能和经营，但是合营后权在公方，在党团员之手，只看到他们从前的短处，而没有看到他们飞跃地进步。于是对私方人员轻蔑、侮辱、打击、呵斥无所不至。而党团员有德之人不与焉。这不是公私合营而是公合营私。

从农业合作化上看吧！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连八十岁以

上的老农都万分承认，但有的因为干部无能蛮干，把良法善意付诸流水。甚至於使农民遭到饥荒之害。請調查一下这些干部还是有經驗的老农多，还是沒經驗的党团员多，这不是農業高潮，而是農業高草之嘆，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够了，还有很多，時間有限不說了，这些是不是宗派主义，我不敢断定，請大家分析吧！这是个別的现象，个别的党团员，也可能是非党员干部的，我不敢都寫在党团员的賬上。更不敢說也决不是全体党团员都这样。但个别、个别、个别……加起來也就不少了。因而是以把非对抗性的矛盾轉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了。我爱党更爱國家而为党慮，才不惜大胆鳴大胆放。

有些人注重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我以为縱有官僚主义而沒有党团的撑腰为害也就小。伪滿的中國官，也作不了多大的威福，不过是狐假虎威罢了。至于主观主义要是由于文化太低，馬克思列寧主义沒有学好而造成。党团员是以工农兵成份者居多。他們虽然有許多优点，然而文化不够也是事实。例如还有个別領導学习的干部还說“八个文件”和“百家爭鳴”呢，他对馬克思列寧主义和党的政策能学通嗎？办事能不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嗎？如果为了酬劳他的革命功劳，送他到休养院也好，到学校学习也好，学好再工作有何不可，另外給他們革命酬劳的津貼，人民也能同意的，如果他是党团员而又給他一个不能胜任的官做，他的主观主义，便有發揮的場所了。所以就是大害中以宗派主义为罪之魁禍之首。

最后我要替旧知識分子，尤其是失業的旧知識分子呼吁一下。

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在舊社會是不被重視的，所重視是有錢有勢的，窮教員更沒有人重視了。記得有一個北關中學教員犯了病，大兵罰他跪到大街，又來個查夜的看到了問他是幹什麼的，他說是中學教員。這個查夜的聽了就對着那個大兵說“啊！孫子輩的。叫他去罷！抗戰時期我在四川流浪，聽人有二機二教之說，我不明白是壞主義，有人解釋說：二機是開飛機的司機和開汽車的司機。二教是教員和叫化子。因為司機最有錢，而教員窮的象個叫化子，真是可憐！解放後，我們知道了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不但放心了，而且也有希望了。但是雷聲大雨點稀，有些黨員不象是忠誠地執行政策，在報告時說甚么“知識分子兒！”“大學畢業兒！”“當學生兒！”這類令人難聽的諷刺。我雖然是一個半知識分子，但當時聽了那樣的口氣也感到不舒服。到了周總理發表對高級知識分子報告之後，知識分子的心又死灰復燃了。

現在有些人也的確得到黨和政府一些重視、安排和照顧了。然而被輕視、歧視者還在不少。提升是不可能更談不到有職有權。最可憐者是失業的舊知識分子，有的還住在破廟，無被無衣賴人周濟以生活，得食無路報國無由。飽漢要知餓漢飢，希望黨政注意。我們在座的同志注意，現在有很多新貴了，有的連升三級有的青雲直上了，但是我有一付舊對聯，形容高官和小吏的差別，這對聯是：上聯是“大人大人大大人上三十三重天給玉皇蓋瓦”下聯是“卑職卑職卑職下十八層地獄替小鬼挖煤”，現在有舊知識分子還有欲挖煤還怕他是特務而不得用呢！可憐！可憐！我希望現在蓋瓦的人給他們一點挖煤的機會吧！

（原載1957年6月1日沈陽日報）

說明
等中

3. “不能叫共產黨一黨包”

(5月31日，高風對遼寧日報記者發表的談話)

“首先打倒宗派主義”

整風，整什麼風？整歪風，邪風，整三個壞主義。在這三個壞主義中，我認為宗派主義起決定性的作用，是第一害，應首先打倒。黨的方針幾乎都是正確的，但在執行中却處處都有宗派主義：提拔幹部：黨團員很多是連升三級，非黨團員有的還降級停職。這不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是“天下為咱選黨與團”。評定工資：黨團員可借口有德而增薪，非黨團員自然因缺“德”而酌減或不動。這不是按勞取酬，而是靠黨穿衣靠團吃飯。統一戰綫：有些黨團員對非黨人士瞧不起，甚至敵視，公安人員還有令民革成員按反動黨團登記者。這樣人是走蔣介石的路綫，要一黨專政消滅雜牌軍：一入黨團便聲價十倍，又可享受種種物質上的優待，真是名利雙收，並且一人成佛九族升天。求學：前清專制皇朝時代，皇子皇孫入的是皇學，現在有黨團員子弟入育才小學、實驗中學、遼成中學、各黨團干校，非黨團員入的機會很少。選派留學生：重視黨團員，不重視學識技術基礎，甚至這些平凡的黨團員的中學生。司法：人民犯法一律坐牢，而個別黨團員是“國家一級幹部，處理案件與一般群眾不同”，這是黨員有特權呢，還是刑不上大夫呢？難道我們人民法院實質上也是專門保護黨員御用的法院嗎？肅反：有些黨團員不調查不研究，只要年齡大些，做事年限多些或有人誣指一下，就認為是反動分子，停職反省審判，變相施刑。公私合

害企業：權在公方、黨團員之手，對私方人員輕視、侮辱、打擊，這不是公私合營，而是公合營私。農業合作化：有的幹部無能蠻干，把合作化這一良法美意付諸流水，甚至使農民遭到飢荒之害，這不是農業高潮，而是農業高草。……我不敢說也決不是全體黨團員都這樣。但個別、個別……加起來也就不少了。

“清朝怕官偽滿怕日本人現在怕黨團員”

“有人注重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我認為縱有官僚主義而沒有黨團員撐腰，為害也小。清朝有人怕官，沒有人怕主觀主義，而最怕的是“宗室覺羅”、黃紅帶子，那怕是一個孩子也令人害怕，而不敢惹。偽滿怕誰？漢人當官有多少人怕？但見着日本人誰都怕，他不是官，也不是怕他主觀主義，怕他的是：日本人。今天怕誰？第一是黨員，第二是團員，第三是投機分子。如果是一個大學校長、院長，不是黨員，就沒有人怕他，而另一個小職員，却有人怕他，因為他是黨員，黨員就有權。如果校長、院長不是黨員，就有人敢和他辯論；校長、院長對他部下的黨員却要讓七分。投機分子以為現在入了黨團，就象清朝入了旗，偽滿學了日本話，軍閥時代入了軍籍，國民黨時代入了國民黨。解放後，我在沈陽第五中學當校長時，有一名學生是團支書，他就瞧不起我，叫我“老封建”，平常不理我，有時竟可以支使我。他不是官，也不能官僚主義，那麼憑什麼支使我？因為他是團支書，我怕不聽他支使就是反對黨、反對團。那時，我曾參加一個討論學校和團的關係的座談會，會上有的校長反映：老師在課堂上講課，有的團員在下邊記，不是記筆記，是專

挑老師小尾巴。這是上級給他的任務。而團員報告上去就是積極分子，入黨甚至升官都快。因此教員怕學生。當時主持會議的團市委書記申之瀾同志正顏厲色說：團員應該記，團員有權監督老師。團如此，黨就更不用說了。”

“墻是共產黨修的，拆墻是共產黨的事”

因為共產黨掌握了政權，就有的黨員有“江山是自己打的”的優越感，再加上投機分子的協助，於是黨與黨外就砌上了墻。當然，工人、農民特別是工人，和共產黨沒什麼墻，共產黨還是他們的大恩人呢。工商業者 and 共產黨就有墻，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中間也有墻。這墻大的如萬里長城，其次的墻高數仞，也有的僅是及肩，還有的只有墻基了。在今天來說，墻基本上都是共產黨修的。解放當時，因為有人反對共產黨，還有人不了解共產黨，那時的墻可以說是兩面的，甚至有非黨人一面修的。以後，隨着非黨人的進步，對共產黨認識的提高，形勢的變化，自然就把自己這面墻拆了，沒有墻的當然也不砌了，願意和共產黨靠近了。而有的共產黨員却被勝利沖昏頭腦，驕傲自滿，盛氣凌人，於是動了主動，砌起墻來了。所以今天拆墻是共產黨的事，我們幫一手是可以的。這就好比北京紫禁城，是皇帝修的墻，把老百姓和皇帝隔開。這是皇上砌的，老百姓怎麼敢拆。皇上動口，老百姓才敢拆，也願意拆。”

“整風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必須把人、黨、權三者分開”

怎麼拆墻？現在共產黨提出整風，這能不能把墻完全拆掉呢？我說能奏一時之效，運動象一陣風過去了，難免舊病

复发。再說还要有新黨員入党，他們連整風也沒赶上，仍不免倚勢凌人！因为入了党就有了权，权党不分。

現在无论什么机关都有党、有团，不仅有党，而且党一切都說了算。党和权不分了，有党就有权，有权的人多半是黨員。有的机关制度上是行政首長負責制，但事实上还是党說了算。有的实行党政工青共同領導，假如仅仅行政是非黨員，也只占四分之一，实际还是党說了算。一切有职有权的領導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有的沒有能力、干不了也干，只有大学教授、工程师之类共产党员实在无法干的事才叫非党人士干，干得还不愉快。党掌握了政权，就有人会想：我是黨員，我就該有权，把他个人、党和权看成三位一体了。这就是宗派主义为害最大的根源。因此，必須把党、权和个人三者分开，叫党不能干涉行政事务。必須改变这种根本制度。

“共产党一党包办，容易一意孤行”

我的意見：在今天社会发展的形势下，國家大事不能叫共产党一党包办，要切实执行統一战綫政策。如果共产党一个党包办，就沒有互相监督，容易一意孤行，自掘坟墓。共产党提出方案，和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的作法，中央是执行了，但下边可不一定。拿沈阳市來說，有的事是不协商，有的事只走走形式。因此，这种情况必須迅速糾正。”

“要执行唯才是用政策反对是党就用”

“行政机关应坚决执行唯才是用的政策，要以才为主。能干什么的就干什么，不行的就不用。必要的时候可实行考试制度，合格者采用。在这里，絕不能分黨員和非黨員，行

政人員絕不宜是黨就用，不是黨就不用。就是有八十年黨齡，也得不能當教授就當教員，不能當教員就當工友。不論那一個機關，一個黨員沒有也行，全是黨員也可以。”

黨員多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低，學習馬列主義也領會的慢。當然有好的一面，即立場穩，有革命的經驗，但現在是建設，過去革命的一套許多用不着了，需要新的知識了。按照唯才是用的原則，勢必要把革命有功的人撤下一些。但功勞要酬，恩要報。怎麼酬報呢？國家可以撥一筆經費，作為革命酬勞費。同時還按他們的工作給與黨外一樣的應得的工資。如果有領袖欲怎麼辦？可以給他們戴虛銜，但不管事。總之，不能象現在，不稱職的，只憑黨員當官，而且甚么都管。辦事的人就要稱職，就要有職有權。”有人說不會可以學，可以鑽，一年不會兩年，兩年不會三年。我贊成。但是不能在不稱職的崗位上鑽（能力差不多的還行），可以到學校里鑽或在稱職的崗位上鑽，鑽好了再來干，再提升。否則，就不僅會給工作造成損失，而且一定會產生不懂裝懂的現象，使別人的積極性得不到發揮。試想：大學剛畢業的學生甚至沒有大學程度的當系主任怎麼能行呢？九一八以前我在沈陽第一高中當校長時，教員全是優秀的大學畢業生，那有象現在這種情形：初中畢業教初中，高中畢業教高中，過不多日子又當起教導主任、校長來了！”

“可憐舊知識分子”

與此相反，把原來的老校長，所謂舊知識分子，却給撤下來或排擠出學校，使他們謀食無路，報國無由。我記得有一副舊對聯，形容高官和小吏的差別。上聯是：“大人大人

犬大人上三十三重天給玉皇盖瓦”，下联是：“卑职卑职卑
卑职入十八层地獄替小鬼挖煤”。現在有些新貴連升三階青
云直上了。旧知識分子还有欲挖煤而不得的，可憐！可憐！

解放后，我曾当过中学校長，这也算党对我特別照顧
吧，可是我受不了左一个“老一套”，右一个“教条主义”，
团員的監督，一九五二年报病辞职了。一九五三年到
师專当圖書室主任，看到別人挨斗，自怕惹火燒身，几个月
后又不得不借口有病辞职。在过去那样黑暗的社会，我不懂
政治，不知給誰服务，糊里糊涂地还做教育工作三十多年，
而今天是新國家，我明白了办教育是为了人民，更愿意繼續
做教育工作了。上級虽也还信任，但学校里有些团員和積極
分子給我种种压抑、难堪，叫我越來越威信扫地，不得干了。
假如我不离开学校，今年何嘗不想庆祝办教育的四十周年。

（原載1957年6月2日遼寧日报）

4. 三項提案

第10号提案

案 由：建議加强人民的道德品質教育，以逐漸改善
风俗案

提 案 人：高 风等

理 由：道德之不講不自今日始。旧道德几乎全被打
倒了。新道德呢？人們也常談到社会道德品質如何如何。但
是，內容都是甚么？德目是甚么？怎样宣傳的，培养的，效
果怎样？大家看看現在的社会和家庭的道德吧！爭权夺利，
打击报复、忘恩負义、寡产鮮恥、遺弃父母妻子、六親不

訟、姦污盜竊、違法亂紀、假公濟私…等情況還不少吧！單從乘車時，在禮貌上、謙讓上、秩序上、看看公共道德吧！試談一下有幾個人自動站排？車一到來便蜂擁而上，擁現出很多勇敢者，先進者，和積極分子。其他例子不勝舉了。童竊之多早已超額打破紀錄了。關心第二代的很多人提出兒童道德品質問題了。但是，我們中國有句話說：“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人放火”，外國也有句話說：“母親們怎樣孩子們怎樣”。母親夸獎她孩子偷來的魚好吃，她孩子怎能不偷的更起勁呢！所以要講道德必須先由大人講起，先從領導人的人，教育人的人身上講起。“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這些話不見得太陳腐吧！我們要以高度文化的資格出現于世界！如果不注意道德教育，恐怕要如緣木求魚。

辦 法（略）

第12號提案

案 由：建議適當提高農產品價格，改善收購方法，加強農村建設，以刺激農業生產而解決農村與城市的矛盾問題案

提 案 人：高 風等

理 由：農業生產較工業落后，農村生活與城市懸殊，是現存的最大矛盾。結果是：

- ① 食糧、工業原料、副食品、出口物資、都感缺乏。
- ② 農民生活困苦。
- ③ 生產不積極。
- ④ 農民大量流入城市。

- ⑤ 青年女子愿嫁军官、干部、工人，而不愿嫁农民，以致农民不易找对象。
- ⑥ 影响工农联盟。
- ⑦ 乡村受教育的机会少。
- ⑧ 很少享受到文化娱乐生活。
- ⑨ 干部不愿下乡工作。
- ⑩ 学生毕业后不愿参加农业生产。

革命是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的幸福。农民占我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而处处得到优待的并不是农民，这不能不算是严重的矛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该从下列方法入手。

- 办 法：
1. 适当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一切副产品在内）使农民的收入增加。
 2. 适当减低农民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减轻农民负担。
 3. 酌减定购农产品的数量，使农民有农产品在自由市场以较高价格出售。
 4. 改善收购农产品的方法和简化收购手续，以便农民出售。
 5. 加强农村的建设，如道路、邮电、文化、卫生、娱乐、运动场所等，逐渐使农村生活接近城市。

以上措施固非短期所能做到的，但也不能都推到将来。饱汗不知饿汗飢，不相信的请下乡工作几年体验一下和城市比较一下吧！

第14号提案

案由：建議政府、政协、各民主党派及社会团体为社会上失業者創造就業条件，并协助他們就業案

提案人：高 风等

理由：現在社会上失業者还很多，如果不積極設法使他們就業，其影响必将是：①在社会的建設上失去一大部分力量。②貧而失業者，將日趨貧困，如果到了难以生活的时候，便成为最嚴重的問題。③失業的知識分子沒有貢獻力量的机会，必將由積極化为消極，甚而增長了不滿情緒。④流氓、盜窃、姦淫違法乱紀者必日漸增多。⑤交躄、詬誶、離婚、弃养、倫常乘舛等家庭糾紛，絕交、失信、欺騙、賄賂暗娼等道德墮落現象必日趨顯著。由于以上各理由，則失業問題是当前較大矛盾之一。所以未能解决者在政府方面可能是說①人浮于事，又值精簡節約，难于安排。②失業者非老即旧，政治水准太差，但能任工作：針對這兩項說法我們建議以下各办法以备采擇。

办法：一、大力发展手工業。

① 扩充原有的手工業。例如北市区所办的工厂，最初規模很小，二、三年間扩大到許多車間（石棉、裝訂、印刷、食品、被服、五金、綜合等）參加工作者二、三千人，也就是解决了二、三千人的失業問題。这样的工厂还有扩充的可能。各区可互相学习，扩办或創辦。

② 創辦新的小規模工厂或私营手工業合作社。例如，社会人士王肅清对于紙盒等手工業的組織，加工，承攬訂貨都有办法，只要政府允許他組織合作社，便可不費政府分文

而能增加生产且解决一部分人的失業。（呈文已由市政协轉送市办公廳）

③ 已加入合作社的手工業者，如欲退社自行生产，政府应准其退社使其自由發揮力量，也准其招收学徒。

二、放寬个体經營摊床、小商小販的許可，并予以支持。既便于活躍自由市場，便利居民，也可解决一部分商人的失業。

三、对于失業知識分子其办法如下：

① 組織各科研究班提高他們政治和業務的水平，为从事文化教育事業創造条件。例如学校将添外文，民革便組織外文研究組，各校缺古典文学教师，民革正拟組織古典文学研究之类。

② 教育部門应聘用当地合格的知識分子任职校長及教員。不該舍近求远招聘些不会念經的远方和尚或特务分子。也不該用那些哭也講不好古典文学的老师和不敢見学生的校長。

③ 如果怕用后粘包，怕他們年紀老，死的早，白搭棺材和劳保，无妨請他們代課随时可揮而去之。这也就算对失業旧知識分子看重了。

④ 对現任不合格的人員或准其升学或加以輪訓以資深造。

⑤ 对于年老体弱或者学業久荒的知識分子可与以扫盲工作，讀报組長或文化館圖書館等工作。总比那些不負責的十几岁的、讀不上句的强一些吧！

四、对于旧軍政界失業人員除了文教工作而外，有力者可做基建運輸等工作，如推帶車。无力者可做街道、宣傳、

扫盲等工作，如襄鍾麟。

五、对于僧道等出家人，除了加入手工業、商業而外，可发动到有庙宇的山区风景区，稍予补助，使其发展山区多种生产，如牧畜、植菓、造林、砍柴……等。

六、对于一般体力劳动失業者介紹給基建、运输、农产蔬菜等部門，水利部門（水庫水田）或小規模的人力垦荒。大規模的造林、采伐、采药、漁猎等工作。

七、对于妇女有文化者可参加各种工作，无文化者可做縫紉、編織、洗濯、手工業、托兒、媠姆等工作。由劳动局或各区劳动科設介紹所負責介紹。

八、組織社会就業委员会。集群策群力研究处理社会上一切失業問題。

（以上三項提案，均載政协沈阳市第二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會議提案審查委员会編印的“提案和提案審查意見汇编”）

說 明

我省民革組織的反右派鬥爭已經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在運動中，我們揪出了陳國慶、高風和其他右派分子。陳國慶是民革沈陽市委員會付主任委員，高風是民革沈陽市委員會候補委員。這兩個右派分子，在大鳴大放期間向黨向人民向社會主義進行了猖狂的進攻。現在我們把他們的反動言行蒐集在“反右派鬥爭專輯之三”里，供同志們繼續深入系統批判參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江寧省委員會

辦公室

17.11.

反右派斗争專輯之三

右派分子陈國慶、高風 的反動言行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遼寧省委員會

整風辦公室編印

1957年11月

PDC

新刊
知不足齋
印

PDC